

区域文化与闽文学史的建构

晁成林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作为区域文学史, 闽文学的发展轨迹深深烙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其形成是在静态的福建地域文化和动态的外来文化的双向影响、润渍下完成的。闽文学史的发展是一个在融汇中不断走向疏离的过程。在融汇中, 闽文学史走向了成熟; 而在不断地疏离中, 闽文学史最终获得了新生, 从而确立了其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 区域文化; 闽文学; 融汇; 疏离; 域性特质

中图分类号: G127; I2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0)04-0109-05

闽文学史是指福建的区域文学史, 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福建的文学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并进行研究, 如许怀中、何绵山的《福建历代作家评传》, 陈庆元的《谢章铤集》, 万平近的《福建革命根据地文学史料》等。闽文学史涉及的文学作品, 不仅指闽籍作家和入闽的士人于闽地完成的创作, 也指闽籍士子走出福建所创作的作品; 二是对福建文学整体发展的轨迹进行研究, 如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 陈支平、徐泓的《闽南文学》, 徐学的《厦门新文学》等。闽文学史的建构, 两者缺一不可, 前者是基础, 后者是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闽文学史建构中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藉以揭示闽文学史的艺术特质和演变过程, 从而显示其作为学科存在和进行深度研究的意义。

一

福建地处东南边陲, 倚山面海。东与台湾隔海相望, 南接粤东潮汕地区, 西连赣南客家地区, 北邻赣东地区和浙南地区。境内山峦迭起, 丛林密布; 江河纵横, 溪流淙淙, 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为地貌名谚。横跨热带和亚热带的地理环境和沿海的位置优势, 福建这片古老的土地, 自古以来就生息并繁衍着闽地的各族先民, 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璀璨的文化。

福建古称闽, 先后有“七闽”、“闽越”、“东越”、“福建”、“闽国”、“八闽”之称。“七闽”之称最早。《周礼·夏官·职方氏》载: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 以掌天下之地, 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

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 周知其利害^①。

此为居住在闽地部族的最早记录。郑玄注云: “闽, 蛮之别也。”贾公彦疏曰: “叔熊居濮如蛮, 后子从分为七种, 故谓之七闽。”孙诒让正义: “闽, 即今福建, 在周为南蛮之别也。”这些后人的注解为我们提供了闽地先族的史料。

秦汉时期, 闽地大部生活着南方地区百越人的一支——闽越人。他们与“南越”、“东瓯”并称三越, 从事定居农耕。秦始皇征东海越人, 以其地置闽中郡, 郡中越人故称“闽越”。《史记·东越列传》载: “汉五年(前202), 复立无诸为闽越王, 王闽中故地, 都东冶(今福州)。”^{[2]2979} 后又封无诸孙丑为繇王、馀善为东越王, 因而亦称“东越”。汉末建安时闽地已有侯官、建安等五县建制。至梁天监时又相继置有建安、晋安、南安三郡。陈永定时置闽州, 规模已由汉末的闽北地区逐渐包括了福建全境。

唐朝是福建得以大力开发的时期, 终唐一世, 福建地区所设的省级机构先后有都督府、节度使、都团练观察使等。玄宗时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称为“福建经略使”, 领有的州数为福、泉、建、汀、漳五州, “福建”一称自此相袭。五代王审知为闽王时增镛、潭二州。宋时福建路置建宁一府、福、泉、汀、漳、南剑五州、兴化、邵武二军, 故有“八闽”之称。元朝中央政府开始在福建设置行省, 大体奠定了明清两朝福建的行政区域。

作为福建古老文明的传承者, 古之闽越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闽地的土著先民。闽越族当是福建土著和战国初年战败的越族南迁以后逐渐融合而成的

收稿日期: 2009-12-09

基金项目: 仰恩大学社科研究规划资助课题(YEU2008A027)

作者简介: 晁成林(1972—), 男, 博士研究生, 讲师。E-mail: ccclcl@126.com

民族^[3]。《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闽中山在海中”^[4]。许慎《说文》载：“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5]。《路史》云：“越王无疆为楚所灭，子孙散居闽地，因氏焉。”^[6]闽越族以蛇为图腾，有断发文身、楼居、凿齿、悬棺葬、嗜好猴子羹、男嫁女等习俗，族人亦多闽姓。闽越族的长期“甯山谷”的生活方式和江渚海屿的生活环境使得族群身体强健、个矮发稀、鼻广眼大。他们创造的闽越文化也迥异于中原地区的文明。

从史前时期一直到近代，福建地区的文化一直都是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正是这多彩斑斓的地域文化孕育出了闽地文学的瑰丽，也使福建地域文学史表现出了极强的地方性。从福建民俗文化上来看，福建的崇蛇习俗和祠鬼风气自古而然。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曰：“旧经，闽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7]《史记·封禅书》云：“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12]399}《宋史·地理志》载：“其(闽)俗信鬼尚祠，重浮屠之教。”^[8]闽越人居地山高水深，林间溪渊多蛇，他们视蛇为神祇，对难以预知和驾控的自然现象也以鬼神而祠之。因而以蛇和其他保护神为主角的民间故事、岩画、说唱文学、民歌、文身画等流播八闽。这些早期还带有原始质朴的艺术样式，无疑成为了闽文学形成的渊藪。汉代以来，那些野史稗记类的笔记体小说中，以蛇或鬼神为题材来表现蛮荒的作品，往往皆标闽地为其发生地。这不仅反映了闽地殊异的文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显示了闽地文化对闽文学的浇灌之功，使闽文学从生发演进那一刻起就烙上了闽地的标签和色彩。东汉王充《论衡》中的“虚感”、“遭虎”篇皆以“闽虻”作喻。北齐刘昼《刘子》载闽地的殊俗云：“货章甫者，不造闽、越；衞赤舄者，不入跣夷，知俗不宜也。”^[9]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引《岭表异物志》曾载记闽地鳄鱼为患之事；南宋岳柯《程史》亦记述闽乡黑虎王医师之神异。魏晋以降，笔记类小说中言为闽地神鬼题材的文学作品云蒸霞蔚：像《搜神记》中的“徐登”、“李寄斩蛇”；《独异志》中的“李赤”；《玄怪录》中的“董慎”；《北梦琐言》中的“冯生”；《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大力将军”、“邵九娘”、“男生子”、“神女”、“书痴”、“纫针”等篇。

福建境内交错的密林溪流，使山林文化较其他地区特别发达并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从早期的“武夷君”的山地传说到“甯山谷”、“渔江溪”的原始民间歌舞，这些颇具魅力的山水文化便成为了闽文学的源头和题材。闽文学中的山水诗占据重要的比例，其数量之大可堪其他文学样式之首。这不惟是福建独

特的山水景物的高妙所致，更是闽越人和因各种原因入闽的中原士人共同热爱生活的历史见证。

福建又是东南沿海的省域，其曲折的海岸线长达3 000多公里，形成了众多的天然良港，靠海的福建先民创造出了灿烂的海洋文化。他们不仅凭藉海湾和良港获取海洋中的鱼虾资源，更是在长期的海洋交通中加快了与台湾、东南亚和西亚的联系，使福建倍受海洋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浸润。和东部其他沿海省域不同，福建的海洋文化地域色彩浓厚。在海洋文化的沾溉下，长期以来，闽台之间的文化共融性的步伐愈发坚实。作为两地先民的后裔，高山族和畲族同以蛇为图腾和具有文身的习俗，同以妈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在福建民间所祠的三大神灵中，“天上圣母”(妈祖)、“临水夫人”、“保生大帝”的原型都是由沿海地区的人逐渐演化而来的。那些民间的祠神传说故事吸引着历代文人参与创作，构成了闽文学独具特色的妈祖题材文学系统。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和明清以后厦门港、漳州月港的崛起，福建与海外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亦使福建成为了海外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一些东南亚和西方的香料、象牙等物器和海外航行的传奇经历，作为题材逐渐进入了宋元说唱文学的视阈。那些宋元时期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在泉州传布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一方面让福建的文学汲取异域的发展元素；另一方面，海外文化的融驻八闽，也使福建的文学催生出了更多的叛逆色彩，从而在明代以后成为了宋元理学的坚实反对者。李贽的“童心说”和王慎中的“主情说”不惟是闽文学的先驱和典范，就明代的文学发展史上，其地位和贡献亦是不可小觑的。

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其东临大海、三面环山的地理环境使古之交通极为不便。境内高山林立、江河湍急，不仅福建与中原的联系困难，即便是境内的各地交通状况也闭塞蹭蹬，福建的文明远远地落后于中原地区。然就福建的版域来看，闽地的远古文化也是较为发达的，只是其文化生态环境是历时变迁的，不同的时代会因某种文化的契机而表现出极大的生态变迁过程，文学亦如此。远古时期的福建，人类活动的地域多为交通便利之地，如闽南的联系粤闽两地的低矮丘陵地带、闽北的联系赣东的富屯溪和建溪两大流域、闽东的藉海路联系浙东南的沿海地区等。秦汉以迄南朝，闽北对外交通线路的开辟，特别是六朝时期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后，使得沿着闽北经闽中向闽南扩展的文化环境形成了“建州—晋安—同安”的变迁态势。唐宋以后，随着闽地习儒科考风气的日盛和书院教育的流行，福建的文化生态环境开始由闽中的兴化向闽南的泉州、闽北的建州、

南剑州和闽西的汀州三个方向辐射,而以南宋时闽北的理学为最盛。明清以后,特别是晚清以来,以侯官和闽县为中心的闽中又逐渐成为了闽文化异军突起的策源地。每个时期文化的兴盛必然导致文学的繁荣,文化的生态变迁中也屡屡折射出文学演变的印迹,闽文学在吮吸着福建文化的精粹的同时,也不断地丰富并发展着自己。

二

东南闽地特殊的地域文化使福建文学的发展乖违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其间,伴随着五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入闽浪潮和两次闽人北迁的契机,闽地的文学又开始了融汇中原文学的漫漫之旅。在长期的交融与碰撞之中,闽文学通过借鉴和吸收,逐步在文体演进、文学理论等方面日益趋靠并一度超越了发达的中原文学。在古老的闽越族文学的孕育与准备的基础上,闽文学通过融汇走向了繁盛,而又在融汇中逐步走向了疏离,从而走出了一条殊异的闽文学道路。

唐代以前的福建是一个草莽丛生、瘴疠肆意的蛮荒之地。古老的闽越族在创造着灿烂文明的同时,也为闽文学的发生积聚着条件。在唐前的闽文学孕育

期,闽地的文学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汉代以前,闽地虽然没有成型的文学作品,但后世载记的民间传说故事却是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口头创作现象,如广为流传的“太姥”(《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五)、“武夷君”(《史记》卷二十八)、“李寄斩蛇”(《搜神记)、“白水素女”(《搜神后记)、“徐登”(《太平广记》卷二八四)、“双剑化龙”(《晋书·张华传》,《全唐诗》卷六零二汪遵《延平津》云:“三尺晶荧射斗牛,岂随凡手报冤讎。延平一旦为龙处,看取风云布九州。”)等优美的民间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长期的积聚和酝酿中,闽文学终于翻开了可喜的一页,出现了许多成熟的诗歌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为闽文学的发展书上最初一笔的却是由入闽的外籍士人完成的。

从表1中得知,闽地文学的最初萌芽是由外籍士人的精心培植而得以破土而出的。无论入闽的原因是什么,那些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士人都把闽地的风物和自己的经历道路结合起来,在诗文的纤美流韵中寻求心灵的寄托,给八闽大地的文学开辟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表1所列的22位入闽士人的文学成就都很出色,其中预列《诗品》三人、和谢朓、王融、任昉等诗人有过唱和的三人、作品入录《文选》一

表1 魏晋南北朝有文名的入闽士人一览

姓名	朝代	籍贯	入闽原因	闽地官职	活动地域	时间	文学成就
傅都	刘宋	北地灵州	避祸入闽	无	建安	426	下品诗人傅亮子,作品未传
袁昂	梁	陈郡阳夏	诏令入闽	吴兴太守	晋安	465后	能文,《袁昂集》二十卷(新唐书)
谢颺	刘宋	陈郡阳夏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469	下品诗人谢庄长子,作品未传
虞愿	南齐	会稽余姚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471	《五经论问》《会稽记》
江淹	梁	济阳考城	仕宦入闽	吴兴令	建安吴兴	474~476	《诗品》中品
王秀之	南齐	琅邪临沂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479	与谢朓唱和
何胤	梁	庐江潜	仕宦入闽	建安太守	建安	479~482	能诗,有《毛诗》《礼》《易》
王思远	南齐	琅邪临沂	仕宦入闽	建安内史	建安	483~493	今存《皇太子释尊诗》残卷
王德元	南齐	未详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492	与谢朓和王融唱和
王僧孺	梁	东海郟	仕宦入闽	晋安郡丞	晋安	493	与谢朓和王融唱和
谢朓	梁	陈郡阳夏	仕宦入闽	吴兴太守	吴兴	497后	能属文,下品诗人谢庄子,未传
范缜	梁	南乡舞阴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502	《诗品》下品
到溉	梁	彭城武原	仕宦入闽	建安太守	建安	506~507	与任昉唱和,今存《答任昉诗》等残句
江洪	梁	济阳	仕宦入闽	建阳令	建阳	未确	《诗品》下品
萧洽	梁	南兰陵	仕宦入闽	建安内史	建安	512后	善属文,存《侍释奠会诗》五章
萧机	梁	南兰陵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518	史载诗赋数千言,未传
萧子范	梁	南兰陵	仕宦入闽	建安太守	建安	518后	擅诗赋,存诗十首,《建安城门峡赋》为闽地风光赋
徐悱	梁	东海郟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528	诗《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入录《文选》
羊侃	梁	泰山梁父	仕宦入闽	晋安太守	晋安	534	善音律,通文史
谢朏	陈	陈郡阳夏	仕宦入闽	建安太守	建安	548	有诗名,未传
萧乾	陈	兰陵	仕宦入闽	建安太守	建安	557~559	善隶书,诗未传
顾野王	陈	吴郡吴县	随父入闽	无	建安	未确	能属文,有《有所思》等乐府诗

人、出身文学世家三人,余皆史载有文名。他们在闽期间留下的诗文碑刻不仅是其创作生命中的宝贵财富,而且间接地孕育出了闽文学发展的第一株蓓蕾。

唐五代时期,经过大规模的开发和远离中原的两次动乱,福建已从唐初的“山陬海澨”一跃而为晚唐五代的“海滨邹鲁”。中唐以后,入闽为宦或避乱的士人渐多,在他们的奖掖下,闽籍士子纷纷北上求取功名,以文会友,互为唱和,终于产生了闽文学本土的作家。陈衍《补订〈闽诗录〉叙》云:“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10]外籍士人宦闽期间的重教习之风不仅提高了闽地士子的文学修养,也使闽地自此形成了习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漳州刺史陈元光于永淳二年(683)上《请建州县表》云:“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11]正是这种兴教化俗之举使得当地周匡物进士及第并成为了诗人。常袞为福建观察使力主“设乡校”,亲加教诲闽中学子欧阳詹,使其成为了闽地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其他如福建观察使李椅、李贻孙,泉州刺史薛播、席相,建安刺史李频等皆以注重教习名闻后世。在外籍士人的教诲和提携之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闽文学本土作家,像诗人郑露、薛令之、黄滔、徐夔、翁承赞,以文名世的如欧阳詹、王棨等,他们的文学创作使得闽文学进入了发展的初创期。不应忽视的是,自初唐起就相继入闽的外籍士人,他们的闽地创作亦可视为闽文学初创期的重要内容。像随父入闽的陈元光、依附入闽的丁儒、崔道融、李洵,仕宦入闽的柳冕、张仲方、薛逢,隐居入闽的秦系、詹敦仁,贬谪入闽的韩泰,流寓入闽的周朴、避乱入闽的韩偓,途经入闽的李德裕等,他们留下的闽地诗歌与闽籍作家的创作一起展示了闽文学的生发与茁壮成长。

福建文学发展的繁盛期出现在两宋时期。随着教育的日益普及,闽地的官学和私学蔚然成风。以闽北的私学为例,据《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所载,著名的如屏山书院、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和理学大家刘子翥、朱熹相关的书院就有20所之多。人才的培养直接导致了闽地大量士子的登第。《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六曰:“由太平兴国五年(980)至今淳熙八年(1181),凡二百有二年,以科进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12]351}闽地士子文化涵养的普遍提高和刻书业的兴盛,使福建的文学、史学、理学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各种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中,闽文学出现了第一次繁盛的局面。两宋福建文学的繁荣不仅体现在各体文学名家辈出和流派纷呈上,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之花已盛开于八闽大地,就连唐五代时非常沉寂的闽西汀州、漳州(宋称南剑州)等地区,至宋代也出现

了文学的繁荣。闽文学至宋代始出现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大家,像“西昆体”的倡导者杨亿、慢词开创者柳永、“妙悟”说提出者严羽、爱国词人刘克庄、理学诗文学家朱熹等。从文体上来看,诗、词、文学批评、笔记、选集的创作都较为出色。诗人如萧德藻、蔡襄、李纲、谢翱、郑思肖;词人如柳永、刘克庄、张元干、陈人杰、黄公度、黄昇;文学批评如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黄伯思《东观余论》、敖陶孙《臞翁诗评》、严有翼《艺苑雌黄》;笔记类如郑文宝《南唐近事》、祝穆《方輿胜览》、吴处厚《青箱杂记》、庄季裕《鸡肋篇》、蔡绦《铁围山丛谈》、陈善《扈虱新话》;选集如黄昇《花庵词选》。在文学的风格和流派上,两宋闽地先后出现了慢词、爱国诗词、理学诗词、遗民文学等派别而显得众芳竞艳。

元明清时期的福建文学是巩固和提高时期。元初的福建因受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和科考制度的废黜,闽文学的发展也几乎停滞不前。构成元代闽文学的生力军有两个方面:一是闽籍诗人的创作,如“元诗四大家”的杨载等;二是宦闽的士人,如范梈、萨都刺等。文学成就总体上不高的元朝,其开创的“宗唐得古”的风气却浇溉了明清两代而不衰。闽籍士人对这种诗歌复古理论的贡献尤夥,杨载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诗当取材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杨载传》)的口号。明代福建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学的创作亦生机勃勃。这时期不仅闽籍作家较多、文学流派和文学样式都呈现出纷繁之貌。在元时复古思潮的浸润下,闽籍诗人对有明一代的复古文学影响甚大。明初山林诗人“闽中十子”中的高棅在其《唐诗品汇》中大力提倡“诗宗盛唐”的创作倾向,稍后的王慎中亦高举师法唐宋的大旗,使终明一世的文学复古浪潮愈趋激烈。《明史·文苑传》曰:

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袭何、李之论,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天下称之曰王唐。家居闲业者踵至^[13]。

此外,闽文学的活跃还表现在涌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和小说戏曲的作品,前者如李贽的小说评点和谢肇淛的《小草斋诗话》,后者如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清代的福建文学在经历了元明的复古之后,除了福州府的诗歌一度兴盛外,最重要的就是先后出现了具有总结提高意义的总集的编纂,较重要的有郑方坤《五代诗话》、《全闽诗话》,郑杰《全闽诗录》,黄日纪《全闽诗俊》等。

近代是福建文学走向辉煌的时期。晚清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最早起来介绍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以期反抗列强奴化政策的有识之士多为闽地的先贤。林则徐、陈化成、沈葆楨、林旭和林觉民是以实际的行动捍卫着清政府的尊严;而严复、林纾则以翻译介绍西方的文学作品来激励国人的觉醒。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闽地的文学也走向了辉煌。传统雅文学如同光体闽派诗歌、梁章钜和严复的古文、叶申芑和谢章铤的词;文学批评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和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总集的编纂如叶申芑的《闽词综》;小说的作品如魏子安的《花月痕》和林纾的《巾幗阳秋》等。

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唐前的孕育期、唐五代的初初期、两宋的繁盛期、元明清的巩固提高期、近代的辉煌期。在闽文学的生发演变中,自始至终贯穿着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两种文化融汇的契机是闽人外迁和外籍内迁入闽的双向人员流动。历史上较大规模内迁入闽有七次:孙吴时期徙迁罪民入闽、晋末南渡时避乱入闽、梁末避侯景乱入闽、唐初陈政率军入漳州、安史之乱时入闽、晚唐五代王

审知率部入闽、宋室南迁时避乱入闽。而闽地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则有两次:第一次是西汉武帝时期为了征服闽越人而徙迁其民至江淮。《宋书·州郡志》载:

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14]。

第二次是元初躲避军事镇压而徙流异地。除此之外,历朝仕宦入闽的文人和闽地走出家乡的士子也不同程度的加速着文化上的融合,促进了闽文学的生发和演进。但同时,两次外迁的浪潮也给闽文学的发展带来过不小的厄运。前者极大地延缓了闽文学孕育与积聚的步伐。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云:“七闽人民,自周职方氏已有其数矣。经秦,历汉,徙置江淮,遁亡岩谷,其存有几?”^{[12]10} 后者的直接后果则导致了元世闽文学的萧条与寂寥。由此观之,是在数次的文化融合中,闽文学逐渐发展并壮大起来。同时,也是在数次的文化交汇中,闽文学又不断地彰显着自己的特色。从融汇中走向疏离,使闽文学最终得以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

- [1] 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校.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2636.
-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 杨琮.闽越国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14.
- [4] 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0.
- [5]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1:713.
- [6] 罗泌.路史[M]// 纪昀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319.
- [7] 王象之,撰.李勇先,校.輿地纪胜[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026.
- [8]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87.
- [9] 刘昼.刘子[M]// 纪昀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48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47.
- [10]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168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3.
- [11]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1:1674.
- [12]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 纪昀总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4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3]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4925.
- [14]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721.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Fujian Province

CHAO Cheng-l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Abstract: As a regional literary history, the history of Fujian Province' literature is deeply branded with the imprint of distinctive regional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Fujian literature is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static culture and the dynamic foreign culture. The artistic characters of Fujian literary history are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the writer of the literature, the object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 traces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ideological trend and movements of literature. Fujian literature is constantly isolated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In integratio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Fujian Province reaches maturity; while in constant isolation, it finally gains a new life, affirms its own significance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literature of Fujian province; convergence; isolation; the character of region

[责任编辑:孟青]